

金塔一样的麦穗

鄒荻帆 著



金塔一样的麦穗

鄒荻帆著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这本詩集共收作者的新、旧作五首。

“没有翅膀的人們”写于苦难的年代，通过这首較长的詩篇，作者为我們描繪出了一幅旧中国农民受难的图画。“金塔一样的麦穗”是一首童話詩，通过一个善良的小姑娘和麦神的故事，道出了严酷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写在透明的土地上”、“歌罗盛敦”、“給一个白衣战士”三首，是作者分別对祖国的新面貌和志愿軍战士所唱的頌歌，格調清新、明朗。

金 塔 一 样 的 麦 穗

鄭 荻 帆 著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号 1629

开本 787×1092 1/42 印張 2 3/7 插頁 2 字數 40,000

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1,000 定价(?) 0.26元

写在透明的土地上

我并不想一千次赞美海，
說海水的温柔，
說海风吹拂时
浪花微笑，点点海鷗。
但是，我的梦恋常向这儿游走，
为我們公众的海我要发出控訴。

当我踏着海滩的細沙，
浪打潮回、海的韵律深沉地演奏，
我胸头的潮水啊，掀打不休！
时间的奔馬飞驰过去，
过往的日子仿佛揚起一片尘土。

在那些日子
当我还在中学讀書习字，

从海上卷来了侵略者的炮声。

爱国的呼唤震动四野，

多少人走出了课堂和家庭。

念一念岳武穆的“满江红”吧，

心脏肺腑被烈火照得通明。

在海浪般汹涌的大别山

我到过穷苦的山村去访问，

他们甚至连一颗海水般咸味的盐粒也尝不到，

而他们勇敢地站在深山坳，

他们希望着总有一天会改变命运。

我尊敬他们，又发出慨叹：

什么时候他们身上的山峰能被削平！

当我远走到南海边的一个大镇，

我惊心地质头，大陆在一片片沉沦。

前面是海，是波浪声，

是被封锁的海，是鲨鱼般的军舰群。

我看见渔民在黎明前出海，

到了夕阳西下，浪花谢落，

再沒有看到他們的帆影，
只有他們的妻子牽着小兒女，
用心聲喚着親愛的人。
不，這是对日本法西斯沉痛的控訴聲。

我們偷渡過自己的海，
爬上“英皇冠冕上最燦爛的寶石”，①
這是殖民地島嶼的典型，
要到“椰子肥，豆蔻香”的群島去，
把我們的兄弟姊妹喚醒。

在海邊的深水碼頭上，
我看見郵船的煙囪高過屋頂，
外國紳士站在船舷上，
吸着煙斗發布命令。
碼頭上是擁擠的中國人，
苦力(coolie)是他們的英文名。
起重機的獠牙卸下了木箱和麻袋，

① 英國人對香港這麼稱呼。

成万磅、成千斤……

压向他們瘦小的腰身。

我仿佛听到他們的骨架压碎的声响，

他們抬不起头，睜着死魚般的眼睛，

象螞蟻咬紧着大面屑一样前进。

有时候白面粉洒滿他們一身，

象一群戴孝的未亡人。

有时候黑煤烟涂黑了他們的臉，

只剩下白牙齿和亮眼睛。

当他們連工作也沒有，

就一排排靠着海边铁栏杆

焦急地期待着天外的船只来临。

就在这飢餓和失望的时辰，

我相信他們的心头会噴射出火星，

在倫敦、紐約、东京、上海、紅海、黑海、列宁格勒、

加尔各答、哥本哈根……

我仿佛看見碼頭工人們向大海伸出了双手，

一座心灵的建筑要在大海上落成！

那时候，
光明和黑暗是那样交織在我的心，
希望和忧郁是那样涌着风云，
我讀着解放区的一片片捷报，
我又讀着地图上藍綫的揚子江邊
殞落了一顆顆明星般的市鎮。
揚子江的小鎮啊，
你是生我的母亲。
哦，当白云还在故乡的溪水上流走，
当春风还在水乡吹着布谷鳥的声音，
水稻田是不是还明亮如鏡？
紅櫻桃是不是从綠紗帳里苏醒？
和平开花吧，劳动結果吧，
战車和馬蹄淹沒了我的乡村……

日本法西斯潰灭了，
蔣介石涂抹了旗帜上的卐字，
填上青天白日的图形。
城市象橘柑在腐烂，

城市的肺腑活着法西斯細菌。

达姆彈射杀年輕的学生，

通貨膨脹用紙币勒死平民。

城市呀，爱国者的坟！

工厂課堂呀，活人的集中营！

民主的旗帜遭受狂风暴雨的吹打，

什么时候东方紅，太阳升！

也是在海上的“灿烂的宝石”的城，

当我寻找职业从口袋摸着学业証

而掏出典当票的时辰，

我的热泪曾抛洒在海濱。

不，我决不是对影自怜，

我是哭泣祖国青年人的命运，

他們象宝剑被黄锈锈住鋒口，

象明珠被埋在灰尘，

而他們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

等到海风吹干了我的眼泪，

我对着大海发誓，

要控訴这黑暗的暴政……

我难忘听到解放家乡小镇时的激情，
我难忘大军兵临北京城，
我难忘“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
的动员令，
我难忘石家庄的会议让城市和乡村结成亲……
哦，回去，回去，回去，
用我们的最高音去歌唱人民民主专政，
再饮一杯家乡的河水，
再听一次儿时的山歌声。
睡向封锁大海的蒋军艇，
心坎上腾起了一句诗韵：
“雾向海上落，船向北方进！”

屈指计算海上归帆的时间，
已经是八度阳春。
从天安门升起第一面五星旗，
多少灿烂的日子啊！
仿佛海上的白帆在黎明时列队航行。
合作化运动挖掉人民的穷根，

思想改造撥开眼睛上的烏云……

第一个五年、第二个五年……

幸福的生活按計劃前进。

也就在这时候呀，

从海上傳來美国侵略者的声音。

要把富士山的田野当做基地，

要把台灣当做战艇。

撑开氫彈的魔伞試驗爆炸，

装配“响尾蛇”的導彈要伤害生命。①

在白浪滔天的海洋上，

美国旗艦上的司令官們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着望远鏡。

我們从苦难中站起来的人民，

一齐走到海岸綫上，

发出海洋般壮大的声音，

命令侵略者：“滾，滾！”

① 美国有一种响尾蛇式導彈。

我們的漁民挽着碼頭工人，
我們的工人挽着深山里的农民，
我們的农民挽着无数的子弟兵，
百家姓、千家姓、万家姓……
我們共同劳动，共同前进，
象深山的清溪流进平原的江水，
平原的江水又流进大海，
我們向偉大的目标走近。

站在这大海边，
我不由地向大海呼唤一声“和平”，
請海风送去我的声音。
我們爱我們的国家，
我們也珍惜国际的友情，
当东京的朋友为梅兰芳点亮螢火灯，^①
当印度少女踏着胭脂紅的脚趾用舞蹈来訪問，
当宋庆龄走进峇厘詩之島，^②
当天桥劇場响着泰国的竹琴……

① 日本市川猿之助欢迎我京剧团訪問时，这样做过。

② 印度尼西亚的以舞蹈著名的島。

这都是和平的诗篇诵给全世界听。

我们象画家所希望的一样，

希望人类的宽阔的头额上，

给和平鸽做巢，而不是暗藏刀兵。

请海风送去我的声音，

告诉他们，告诉他们，

我们希望一切的大海

都是人们的透明的土地，

在这片透明的土地上，

让友好的船只象拖拉机来耕耘。

我们播种着友情，

我们收获着和平，

我们的耳朵爱听的——

是波浪的音乐声……

1957年5月17——23日

歌 罗 盛 教

太阳爬上結冰的树林，
金黃的光籠罩了乡村。
这是在朝鮮北部的一个乡村，
中朝的兄弟在前綫臂挽着臂
造起了一座坚固的城，
朝鮮的北部揚起“国际歌”的合唱声。

有真和平的地方才有真欢喜，
有庄严工作的地方才有真游戏。
朝鮮少年們从村子走出来，
“溜冰去，溜冰去”。

他們唱着歌，他們在河上溜冰，
花开为的是說春天暖，
唱歌唱的是感謝志愿軍。

新学的中国歌刚上口，
声声唱着“保和平，……”

象燕子飞过了水面，
象天空滑过了流星，
朝鲜的少年们在河上溜冰。
罗盛教这个中国青年志愿军
从村子走出来，
哦，白雪照花了眼睛，
少年朋友们多么高兴！

罗盛教这个在中国乡村长大的孩子
会真心地祝福着：
“愿你们永远高兴！”
当我们的乡村落了雪，
我们在等候白雪融化，
我们要种棉花如银、谷米似金……

罗盛教的家乡
是在洞庭湖的南滨，

那是一片綠油油的地
草屋上結滿牽牛花藤。
那就是他的家，
他的爸爸替地主做了一輩子牛馬，
他的脊背上挨過地主的鞭撻。
如今共產黨領導他翻了身，
他忘不了天下受苦的人，
千山萬水飛馳着來，
為的是朝鮮朋友骨肉親。
他會真心地笑着：
“現在你們好，
親愛的兄弟們，
你們在快樂地溜冰。”

可慢一點啊！
當心摔了交，當心！

咦，當心呀！
是誰摔了一交？
不好，那是冰河破裂了，

一个少年摔到冰窟窿去，
孩子们在哭叫着：“崔瑾，崔瑾！”

罗盛教看得清楚，
罗盛教向河边跑去，
他边跑边脱着棉衣。
“啊，朝鲜的兄弟，
我来了，我来了，不要急！”
他向零下二十度的冰河跳进去。

他跳进冰河去，
穿着单薄的衣。
罗盛教、罗盛教，
象红煤炭投进冰河去，
象火把向黑洞抛去。

“你在哪儿啊，兄弟，”
他水鸭一样钻到河底，
“你在哪儿啊，兄弟，”
他的手在寻找你呀，